

实践伦理视域下的教育对话的实现形式

尉乐音

(绍兴文理学院 社科部,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伦理学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形而上思辨后, 开始转向对现实的思考, 突出表现就是应用伦理学的蓬勃兴起。教育对话是指教育主体之间的对话, 是一种平等、自由的交流, 也即体现为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这有别于传统的主客形式的师生关系。从伦理学角度看, 教育理论的主题是人的对话, 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关系, 这就意味着教育的平等性和对话性。教育对话的实现形式包括教学对话、在线对话、叙事对话等。充分认识高等教育中的教育行为和教育本身所应有的伦理与现实脱节现象, 对改善高等教育本身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实践伦理; 教育对话; 实现形式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905X(2007)01- 0152- 04

理论的生命力取决于实践对它的需要程度, 也正因如此, 我们认为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对实践进行有效的指引。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西方伦理学家们在经过激烈的语义之争以后, 终于意识到实际道德问题存在的严重性和解决它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于是, 西方伦理学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与抽象的理性崇拜后开始转向对现实的思考。近年这一发展态势突出表现为应用伦理学的蓬勃兴起。应用伦理学是研究如何使道德规范运用到现实的具体问题的学问, 是一种使伦理智慧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的智慧。当代应用伦理学界对伦理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对伦理应更多从形式的角度而不是从内容的角度来理解。可将其作为一种系统来研究, 这个系统是通过当事人的对话和讨论获得内容的, 且所有的内容与结论都是随环境而变的、可以更新的。二是把道德的根基不再归结为目的伦理性, 而是归结为对话理性。基于上述转变, 本文通过对教育对话的伦理学分析, 拟对高校教育对话的有效实现做一尝

试性的探讨。

一、教育对话的界定

教育对话是指教育主体间的对话。而对话则是人类一个亘古久远的话题。从狭义上讲, 它是指人与人(也包括“自我”与“他我”) 之间的一种平等、自由的交流; 广义上则涉及人类存在的基本哲学命题, 涉及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对话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方式, 但是, 对话又往往超越语言学的范畴, 横跨哲学、宗教、文学、社会、教育等众多领域。对话理论, 最早由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 在其理论中, 对话更多地体现着一种伦理的关系。对话的前提就是对个体的尊重, 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对话构成的基本条件是“他性”与差异的存在, 否则对话是无法形成的。主体既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个体, 也可以是同一主体分裂出的另一“自我”。理解是对话得以发生的关键要素, 只有在理解的前提下, 才会产生有真正意义的对话。因此, 对话是在超越一方的更大范围内, 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真理的活动形式。对话是通过不同的象征体系或文化的自我阐明和相互

收稿日期: 2006- 11- 30

作者简介: 尉乐音(1973—), 女, 浙江绍兴人, 绍兴文理学院社科部讲师, 浙江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

阐明,去发现与对方内在的统一性,最终使双方在一种新的集体中相互结合起来的互动。对话不同于独白,它是两个以上主体的语言交流活动,但并不是任何的语言交流都是对话。弗罗姆在《占有或存在》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假定一次两个男人之间的标准聊天,其中A所有的观点是X,B所有的观点是Y,各人又多少知道一些对方的看法,但双方却都坚持自己的看法。因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拿出较好的即中肯的论据来捍卫他们各自的立场。他们谁也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再不然就是期待对方去这样做。这样的交谈不是对话。“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话意识。”^[1]对话有其道德规范:对话不必须说服对方,不必屈服于对方,更不是征服对方。克里夫·贝克在《学会过美好生活》一书中提出,对话的关键是尊重彼此的观点,尊重彼此的传统习俗或“经历”与言论、信仰和行动的自由,共同决定对话的形式,关心具体的生活经验,通过具体行动(实践)验证。

所谓“主体间又称主体际,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关系。它超出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模式,进入了主体与主体关系的模式”^[2]。马克思对“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的认识,正是要从主体间的关系来认识人。因为社会关系是人的一种相互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主体之间的关系才算得上是相互关系,因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分主动和被动的,是单向的,因此不能成为相互关系。”^[3]

教育对话就是建立在这种教育主体间关系上的理性对话。

二、教育对话的伦理学分析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性质的人际关系中。人际关系的性质往往决定了一个人在关系中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的性质自然也制约着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传统的师生关系由于受传统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定,是一种主客关系,一种不平等的权威依从关系。如果遵循这种教学伦理原则,教育对话是无法进行的,培养能动的、创造的、富有对话理性和健康心理的人的教学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现代的新型的师生关系只能是民主的、平等的。只有这样,师生才可能向对方敞开精神、彼此接纳,无拘无束地互动交流。行动的变革关键在于观念的

转型。人人都有尊重的基本需要。教师需要尊重,学生也需要尊重;学生需要爱,教师也需要爱。

马克思曾经指出,现实中人具有双重地位,“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4]。这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属于自己的生命个体,又是社会的、类的生命总体承担者。即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既是他自己,又是社会中的一员。离开了社会,个人的生命就不复存在,就像离开了个人,没有社会一样。马克思讲,人类社会以个体生命的存在为前提,但反过来,社会也规定着人,人的本质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才有可能存在。所以,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着手,揭示了个体生命并非孤立的、单子式存在,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共同存在。

20世纪的哲学家对于人的共在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但这些“自我”却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世界不只是我的,世界也是你的,世界是他的,世界是我们的。我、你、他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而成为共同体。海德格尔把个体当做“此在”。他认为,“此在”中渗透了世界和他人,“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5]海德格尔的最后这句话在黑格尔那里也得到了证明。黑格尔通过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说明了即便是个人意识,也不是纯“个人”的产物,渗透着他人的存在。黑格尔将个人意识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个自我意识”,只认识到为自身而存在;第二个阶段是“互助的自我意识”,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共存在,并达到相互之间的认可;第三个阶段是“全体自我意识”,个人存在于家庭、邻里、国家、社会以至于整个人类。第一个阶段产生于幼儿期,随着人际交往的出现,自我意识就走向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都表明了个体意识的共存性,只不过第三个阶段比第二个阶段共存或共在的范围更大一些。第三个阶段试图超越简单的人际共在而走向“世界历史性”。哈贝马斯也认为,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因为“这种存在的主体性从一产生就已经是一个主体际性”^[6]。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西方哲学,都深深认识到,单独的个体“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我们”,“个体”只有在“共在”中才能获得存

在的资格。生命具有共在性,这是生命的本然。个体生命的共在性,要求生命个体之间必须具有“主体间”的关系。人是主体,它不是说某个人或某些人是主体,而是说所有的人是都是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体——客体”的关系。“主——客”关系在于主体的“我”把他人当做客体,作为手段和工具。在主客关系上,主体具有排他性。这样的关系,既没有尊重马克思所说的“人是主体”,也没有实现康德所强调的“人是目的”,而且不符合生存意义上生命个体的共在性。生命个体的主体间性,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应是一种交往关系,一种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的“主——主”关系。如果说,教育理论的主题是人的话,教育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一种平等尊重的主——主关系。教育是“人”对“人”教育,教育是对人的“理解”,教育是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最终达到视域的融合,形成共识。这意味着教育的平等、对话性。

三、教育对话的实现形式

教育对话遵循新的教育伦理原则,主张新的教育理念,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 教学对话

这里更多地指课堂教学对话,它是教育对话的主要形式。发生在教学过程和教学情境中的对话,我们称之为“教学对话”。教学对话不仅仅是教学信息的双向交流,不能简单理解为教学情况的及时反馈,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它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对话本身的发展就应带动师生双方精神的发展。教学对话的过程就是思想、真理、意义、情感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变革的过程。在非对话的时代,对话就只能是一种技术,教学对话也只能是一种教育的艺术。只有在教育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中,对话才逐渐从教育艺术转化为教育伦理精神,或者说教育伦理原则。这意味着教育从知识的传授走向知识的建构。

对于学生来说,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发生在对话与合作之中的知识生成。教育成了追求创造性质的教育,教育内容是在教育过程之中创造的。同时也意味着师生关系人性化。只有民主、平等、对等的师生关系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师生关系。教学对话不仅仅是指师生双方狭隘的语言交谈,而且是指师生双方各自向对方的精神敞开和彼此接纳,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平等与沟通。因此,教育也就成了追求人性化的教育。教学对话体现着民主与平

等的精神、沟通与合作的精神、互动与交往的精神、创造与生成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康德的以人为目的的思想。因此,教学对话显然承载着厚重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同时也体现着厚重的教育意义和伦理意义。教学对话主张教师和学生具有对话心态,坚持对话原则。变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为师生、生生互动交流,在对话与合作中学习。通过教学对话,学生不仅获得了活的知识,重要的是获得了对话理性,并在启发式的、探索式的对话中获得了主体性的发展。

在教学对话中,教师的作用不会被取消。如果没有教师参与,对话将不会存在,教学的目的将不会达到。显而易见,教学对话对教师素质要求提高了,它不赋予教师法定的威严,但并不排斥教师因可爱、可敬而自然赢得的爱戴与尊敬。在教学对话中,学生的个性得到重视。教学对话遵循新的教育伦理原则,主张新的教育理念,要把学生从被动的世界中拯救出来,不仅不扼杀个性,还要通过对话生成个性,的确具有革命的意义。学生在教学对话中,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听话者,而成为与教师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具有民主合作精神的对话者。在教学对话中,教材的中心被打破了。教材成为“谈资”,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成为目的,教学真正成为教育的基本途径。对话彻底改变了搬运和移植知识的教学形态,教材中心知识专制不得不退场,新的教学秩序得以建立^[7]。

(二) 在线对话

在线对话是教学对话的有效延伸。随着终身教育观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远程教育方式。而近年来网络的普及又使在线学习成为远程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也由原来通过书信、电话等方式转为在线交流讨论。在线对话成为教育对话的重要形式。在线对话更多是基于文字传递信息,目标是使参与者真正达到对话的效果。在线对话,按照对话的进展阶段主要是促进参与者相互关心,彼此之间建立起密切而信任的关系。往往在这种团结友好的氛围中,更能使参与者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实现更高水平的交互。这也是对话开展的前提之一。会话阶段最富有逻辑性,它是参与者相互分析或阐述观点。共享阶段,对话者不再为自己的观念辩护,能够意识到群体中他人以及自己的思维假定,将这些思维假定搁置起来,共同思考。每个人都参与并共享群体所有人的全部意义。这也就实现了真正的对话,整个过程是一个集体创造的过程。良好的在线对话

具有以下特征:参与者之间地位平等;具有明确的目标;个体的积极参与,明了自己的思想和推理过程,能够理解、接受他人观点;多样性观点受到尊重和重视。

(三)叙事对话

叙事对话是教育对话的特殊形式。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认为,“叙事”有三种所指,一是指讲述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口头话语或说明一个事件的文本、实物材料,即叙事话语;二是指叙事话语中讲述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三是指某人讲述某事的行为。所以叙事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是叙事者讲述自己故事的行为。陈述叙事材料是叙事的核心。据此,叙事对话就是分析叙事材料的对话,叙事材料是对话的内容,但叙事对话并非分析叙事材料的形式,而是分析事件或行为的意义。

叙事对话是一种关切生命的对话,因为它是在对自我的认识和反思基础上的对彼此生命意义的体验。“如果回顾我们以往的行为和展望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期望,我们却可以发现本真的自我。因为这是把各种事件联系的过程,是叙事本身进行认知结构化的过程,也是对叙事进行意义阐述的过程。自我是一个故事性的概念,我们的存在方式就表现在故事之中^[6]。所以,人们在历史和现实的故事中成长,在故事的讲述中体验着自我,通过故事的研究揭示着自我和生命的意义。叙事对话的过程是对话双方的一种心灵的沟通、交流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叙事进行假设或理论解释的过程,是对叙事材料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它可以丰富或修改对话双方已有的理论。

叙事对话体现着对话伦理与叙事伦理的道德精神。叙事使叙事双方带着生命伦理的浅浅印痕,走进说者与听者的生命空间,去唤起另一个生命世界之中的伦理世界,勾起另一个生命与伦理的血肉相连。叙事对话跟个人生活世界的切近性,是它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听者只是在一种生活之中去眺望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人的生活,“说——听”的过程乃是两个生活世界之间的对话、交流、融合的过程,是生活的共契带来伦理情结的相互纠缠。

叙事对话在教育中的运用主要是对教师职

业与学生学习及生活的叙事研究。对于教师,它通过教师对某些教学事件、教学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发掘内隐于这些事件、行为背后的意义、教育思想和理念,从而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并使叙事回到了鲜活的教育现实之中。对于学生,它通过学生对某些学习事件、学习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改进学生的学习实践,也使叙事回到了鲜活的教育现实之中。通过这些对话,教育主体也就实现了教学对话以外的生活对话及生命对话,也因此,教育成了一种真正的交往活动。

四、结语

教育是一种特殊活动,是社会主体发展自身的需要。它指向价值的追求,是有伦理、美学因素参与的,因而不应当是唯智主义的。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又作为一个实体与价值的统一体而存在,这样,教育就有了二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任务。

从人作为一个社会实体来说,他被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人作为一个价值存在来说,他被要求具有真、善、美的和谐人格。这样,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也就是提高人的价值的过程。相信随着教育对话的有效实现,教育本身所应有的伦理道德价值将被不断地挖掘和提升,高等教育中的教育行为与教育本身所应有的道德伦理的脱节现象,将被不断地完善。这是本文探讨高校教育对话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 [1]滕守尧.文化的边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 [2]郭湛.主体性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3]余灵灵.哈贝马斯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
- [6]大卫·M.列文.倾听着的自我[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 [7]刘庆昌.对话教学初论[J].教育研究,2001,(11):65—69.
- [8]Polkinghorne, D. Narrative and self- concept[J].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991, (1): 135—153.

责任编辑 姚佐军

(E-mail: yuid@163.com)